

女性独白

最新系列随笔精华

阿尔 小屋

陈染

女性话题永久而神秘

女性独白敏感而真诚

华艺出版社

女性独白最新系列随笔精华

I267

311

阿尔小屋



陈 染 著

华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尔小屋/陈染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8. 4

ISBN 7-80142-049-7

I. 阿… I. 陈…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 (98) 第 08076 号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印数 0001—10000

850×1168 1/32 8.25 印张 176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142-049-7/I·027 定价: 14.00 元

目 录

半个自己.....	1
孤独的能力.....	4
我是主人.....	6
没结局	11
超性别意识	19
一个不老的人从一个老人那里看到	26
谎言是树一样高大的侏儒	29
“远”对“近”说.....	31
反“胡同情结”	34
放松自己	38
关于作家	40
每个人都有一面窗子	42
呼喊的纸片（九章）	47
女性用品	54
一封信	56

阿尔小屋	63
自己走路	68
自语	71
一个人在路上	76
稠密的人群是一种软性杀手	80
重返旧时光	84
写作与逃避	88
一天的读书所想	90
“王子”驾到.....	93
房间的灯光与外面的阳光	97
这个人原来就是那个人.....	102
挺住意味着一切.....	106
“潜在自杀者”的迷失地	111
距离带来亲密.....	113
面窗而坐.....	115
自由是一座需要围墙的绿屋顶.....	117
炮竹炸碎冬梦.....	122
走在没有的路上.....	132
女人是猫吗.....	135
忘记过去.....	137
逝去的声音.....	139
死的启示.....	145
独自漫游.....	151
艺术家的自由.....	155
写作是最好的交谈.....	157
作家的“个人化”	159
利己与利他.....	162

我看“自杀”	164
写作的日子	168
表演悲剧	172
神不守舍	176
我的“个人化”	179
带上你的诗上路就如同带上我的亲密兄弟	183
致远方友人	186
我的旧相簿	189
室中楼阁与城堡	191
上帝在厕所里	194
心脏后部	200
荒谬与交谈	210
独自在家	214
到底谁是谁的希望	218
初冬，街上的那个女子	220
扔	223
中药方	226
安静的力量	230
陈染对话录	
——另一扇开启的门	233

半个自己

一个人不能够经常地随和别人，别人就会转回头送还给你一堵石头砌成的墙壁。渐渐，这样的“别人”多起来，你身边的墙壁自然而然就会四处而起，八方林立，你就会觉得生活的窗口处处向你关闭，方便与通融之门的把手被握在各种各样的“别人”手中。你寸步难行。你甚至开始怀疑你自己。

你还看到，很多时候，人群判定一匹马的价值，并不是依据它的矫健和力量，而是依据它的鞍具是否漂亮、贵重；判定一阵春风是否和煦，并不是用肌肤本身感受它的温馨和舒展，而是去用耳朵倾听风铃是否清脆和亮丽；做为精神食粮的一本书的分量，却被放在称量饼干几斤几两的天平上来计算；而一个丰富、复杂的活生生的个人，则更是……似乎一切都是依据事物本质之外的表象来衡量。

既然如此，聪明的马就不再去忙着奔跑自己的腿脚，有悟性的风首先考虑的是要在自己的颈项上佩戴许许多多的

铃铛……

这时，你发现你的双脚需要的不仅仅是鞋子，鞋子下边还需要有道路，这道路自然不能是那种拧着劲儿的绊人脚步的绳索，而是那种势如破竹、水一样通畅的“出路”。你需要出路，就如同音乐需要耳朵。绘画需要目光，如同氧气需要肺，佳肴需要胃。

慢慢你发现，人群实在危险，你必须舍弃一半自己，把这半张脸孔化装成毫无个人特征的众人皆同的模样，半边身体的骨骼也必须是圆润的，以换取各种各样的“别人”在各种各样的路口的通行证。你必须学会与他人“处于危险的一致”。

能够生存下去，正是在于你无时无刻地脚踏这种危险而平庸的基石之上。这也正是克尔凯郭尔以抗拒和否定的态度所指出的“群众的时代”、“政治的时代”、“个人不能救助的时代”。

你其实只有半条命！因为，你若是想保存整个生命的完整，你便会无生路可行，你就会失去全部生命。

许多年来，我始终在自己的身体里，为保存半条命还是失去全部生命，进行着无声的选择。这一场看不见的较量从未离开过我。我无法彻底“这样”或者彻底“那样”。

最终的答案是无疑的：我只有半条命，我只能拥有半个自己，只要还想活下去的话。

我做为半个人而存在着，她像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冷静而痛惜地看着被割舍、牺牲出去的另一半，如同看着另外一个人。她们就像合租在一套住宅里的漠然的邻居一般彼此无关，同时居住在我的体内。

属于我自己的这一半，尽管她更多的时间独处一室，显得冷落寂寞，但她忠于了自己，顺从着自己的精神，因而她是充满趣味的；而被贡献给公众的那一半，尽管她每日混杂在热热闹闹的人群中，但他们不断地抛掷给她许许多多应接不暇的惊诧，而她必须给自己的思想和本意戴上镣铐，像每天消化食物那样去消化掉那些多得已经不再令人惊诧的“惊诧”，所以她依然是孤独的。

一九九五年五月三十日

孤独的能力

我时常为我的家居住在 P 城这一座缺乏封闭感的城市而恐慌。

宽展幽长的街道并没有把分散的人群拉开隔离，使之拥有相当的空间和心理距离，现代的交通工具把遥远的路途缩短得如电话线一样快，转瞬之间，一位渴望说话的不速之客就逼临你的门前；那些蜘蛛网络似的电话线，则把更为遥远的这个世界的喧嚣嘈杂，不由分说地强加给你的无辜的耳朵；邮递员是绿色的风，把所有亦真亦假的远方都吹拂到你的眼前，你成为别人的故事一如别人成为你的故事；各种各样的信息像原子弹一样不断爆炸，随时侵扰着你关紧的房门；楼群鳞次栉比，接踵摩肩，一扇扇窗子就如同无数双眼睛对视或斜视，相互探询，墙壁薄如蝉翼……你的呼吸、你的默想、你的自语，都成为众人皆知的呼喊……

我的恐慌正是来自这里。

这座城市，由于喧哗嘈杂而日益空洞，它不断地把自己的手臂伸向四面八方的近郊农村，把松软的泛着黧黑的麦田和菜圃，涂成坚硬的柏油马路，使之变成自己的街道。我们再难从这座城市的身旁看到乡间的农舍风光，闻到餐桌上的食物在它的出生地泥土里所散发的绿幽幽的嫩香。我们只能躲在自己住宅的阳台上，象征性地“发展农业”，以便能够亲身感受一下农家的气息。这座城市正在由于日益的膨胀而愚蠢麻木。

与此同时，这座庞大城市里的人们，像蚂蚁那样忙着聚拢成群，以便寻找对话者的慰藉，摆脱内心的寂寞，企图从别人身上照见自己。人们正在一天天地丧失孤独的能力，承担自己的个体的力量正在随着聚拢的群体的增大而削弱。无法把握和支撑自己的人群，正如同这座失去了城垣的城市。

奥多·马尔夸德曾提到，成年是交往的能力，这只说出了一半真理，因为至少适用的是，成年就是孤独的能力。

由此而想，这座城市正在变成一座思想的幼儿园。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我是主人

可以说，我是在书房里“玩”大的，尽管我也曾一度沦为书奴。我说玩，并不是指真正的玩，而是指读书时的一种轻松、自由、纯净与快乐的玩的心理与情绪。

我先偷两句古人的思想做我的保驾。中国有个活了两千三百岁的老头儿叫庄周，他曾说过至乐无乐、大智无智这样的话。在我现在的理解里，那就是：文化乃至任何一种事物发展到一种极单纯极轻松的境界才是最为高级的境界。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哲人，他们把生活里最为简单易懂的事物硬是死去活来地倒腾成深奥莫测似是而非的东西，嘴里冒出的好像也不是人说的话，我不知该称这种人是什么。我所崇敬的是那些懂得化繁为简懂得轻松自如的人。复杂后的简单，动荡后的宁静，悲哀后的快乐是人类成熟的一种标志。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我相信他（她）临死时所渴望的是自如、轻松与单纯。

我说玩的另一层含意是，我读的书实在不博大也不精

奥。我敬重那些抱着目的读一辈子书的读书人。但对于我自己，却一直以为对某些书本的刨根问底究其终果，是不够自由的表现；而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我倒以为是相当聪明颖悟的。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完全存在因为与所以。

我的整个学生时代，包括已经离开学生生涯的我的现在，一直都是在书的拥围里。然而，在老师逼迫下的读书与自己在家里的读书却在感情上存有天壤之别。

在学校里，老师屡屡告诫我的是刻苦、苦学，还用古人们的故事来教育启发我，诸如“头悬梁锥刺股”，什么“铁杵成针”之类。总之，离不了一个“苦”字。可是，干嘛要“头悬梁”去读书呢？！可见那书有多么乏味，我看，应该立刻丢了书本跳进水里去游泳，或者站到阳台上冲着黄昏的夕阳干一杯；干嘛要用粗铁棍去磨针呢？！用铁钉或更细的铁丝去磨不好吗？可见古人有多么愚傻。和“苦”连在一起的书在我的眼里就是“奴隶主”，而我天性就不想做任何形式的奴隶。当然，我并不是说带苦味的书一定不好，它也许是绝顶的智慧，但同时它也许离你太遥远，你满眼的苦颜色，你的心在抗拒它，那么再好的书也是读不好的。可以打个比方，一个出家的僧人，假如他的心灵邪魔缠绕，不宁不静，那么即使给他封闭在一个无门的庙里，断酒肉、隔尘缘，他依然不会万念俱灭、超悟尘凡。林语堂先生也讲过，如果一个僧人回到社会里去，喝酒、吃肉、交女人，而同时并不腐蚀他的灵魂，那么他便是一个“高僧”了。我以为极是。所以，不要去学古人把头发系在房梁上，也不要再用铁棒子磨针的精神去啃一本石头砌成的啃不动的书。因为，其结果可能是一无所获或所获甚微。

从我小时候去幼儿园，到长大上小学、中学、大学，我

始终在可乐地忙一件事：逃。我们的各种教育多看重共性，而几乎不讲个性。有些学校里的教师强迫学生功课以外该读什么不该读什么，总想做别人心智的主宰，这无疑是一种“霸权主义”。现代奴隶在我眼里就是丧失心智自主权的人，所以，做个任人摆布的小学生是件悲哀的事情。这也是我总想逃离群体而最终不能成为一个老师眼里的本分学生的根本。

读书的灵魂应该是自由。我读书基本上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也就是前边提到的“玩”的心境下进行的，每每夜幕低垂，窗外黑风响得紧，雨珠敲得勤的时候，特别是冰冷彻骨的冬夜，房间里暖融融的，一盏孤灯、一杯香茶、一把软椅、一个平和的心境，加上一本好书，真是世间难寻的幸福，一个默想人生领悟世界的境界。这份宁静与沉思的享受并不是谁人都可以得到的。

世上的读书人大致有书主和书奴两类。“锥刺股”们以及在考试的压迫下读书的，即是书奴；相反，那种藉着书页浏览了大自然美丽景致或者似与一位大智者长谈一番的快乐忘情之人，便是书主。当然，有时候往往是那些深受压迫的书奴表现得最为谦逊、最为随和、最为合群；而那种心灵极度自由、深爱孤静、沉迷一灯一椅一茶一书的书主却显得落落寡合。遗憾的是，在多数人眼里，前者往往被看作合乎规范与情理。我却不这样看，勉强心智去做自己不喜爱的事才是不合规范与情理的。

读书的自由，像中国所有的自由一样，也许也该是一种中庸或一种技巧，只看我们怎样使用它了，聪明人便抛出李密庵的半半歌自慰：

看破浮生过半
衾裳半素半轻鲜
肴饌半丰半俭
妻儿半朴半贤
心情半佛半神仙
饮酒半酣正好
花开半时偏妍
会占便宜只占半

消极、被动的一半是为了更好地使积极、主动的一半得以施展和发挥。这是一种消极的积极。

话说回来，对书的选择应是自由，与书的依附关系更应是自由。我和书的友谊就是一个由紧密到松散的过程。正像一对情人，由初恋的如蜜似胶相依相慰，发展到后来的一种无须言语然而却默契理解刻骨铭心的散淡。

大约爱书成癖的人最初都很“痴”，他们用一本一本站成一个个沉重的城堡，把自己围在里面，生活本身却在城堡的外边。他们一本一本地狂啃，带着一种忧思，一种模糊，一种梦幻，以为吃完了城堡就可以看到真理了，智慧就可以攥在手里了，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痴人，也许现在仍然是，只是似乎领悟了点什么。其实，城堡外边的生活里，智慧就那么简简单单没有加工地明摆着。

当然，这个发现只有把自己关在城堡里的人关到最后才能拾到。当有一天，天空的星星与地上的雨声全都睡去，他在城堡里关得太久而失眠的时候，他无意破开城堡的一个小窗口，他发现夜色里游来荡去全是人，大家都在寻找着什么，都在睁着发凉的眼睛望星空。他走出城堡，看到

每个人空空洞洞的脸的后面都有一段故事，比城堡里的更鲜活生动；他听到每一个人的笑声深处都是一种经验和智慧，比城堡里的更美丽，也更丑恶，他以前怎么没有看到和听到呢？！从这时开始，城堡慢慢开始融化，压在肩上的沉重忧郁的大书柜慢慢坍塌化解成平平淡淡的生活。当然，这并不等于老子的“绝圣弃智、绝学无忧”，而是合上了小书，翻开了大书。

“走进走出”的过程，并不是绝然鲜明的分隔。现在，当我外出游览时，自然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背上一堆书，甚至背上大字典，书们已经无形地装在我心里了，眼睛看得到看不到它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可以看许许多多“大书”——看老榆树沉稳地站立，柔弱的风怎样躲开雨滴，看夜色皮肤的衰老，看悲哀的病鸟躲进黄昏的瓦缝，看泪眼里面的晴空，看晴空后边的背影，背影里死亡的梦和没有梦的宁静，去看很多很多。世界比书本的颜色多得多。

现在，我仍然爱书，也爱把自己喜爱的书推荐给朋友们。除了西文，我感兴趣于中国古典哲学、宗教与中医学，也感兴趣于西方精神分析与现代主义哲学，感兴趣于超自然界边缘科学。我从不给自己设防，也没有禁区。

书可以有形，亦可无形；书可以穿上衣服变成我，我也可以脱掉衣服钻入书中。我们相互依赖，又彼此独立。书永远是我的朋友。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日

没 结 局

一九六二年四月的一个夜晚，我悄悄脱离了妈妈温暖的母体来到人间，带着对世界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出生时的光线是淡蓝色，柔和又深情，这使我一生都将不喜欢强烈的光芒。父亲是个性情古怪的学者，终日埋头书海，著书立说，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顽强精神。母亲与父亲趣味性情上差距很大，她温良优雅，是个作家。她还酷爱音乐、绘画等艺术。我整个童年时代，在那个小鸟恋枝的年龄，生活在这样一个为着各自的爱好独立追求、紧张忙碌的家庭里格外孤单。我瘦弱且爱哭。父亲的慈爱表现为严厉，我有些惧怕他。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妈妈走街串巷，只要离开家，我就活蹦乱跳疯起来。我在母亲的万般珍爱、娇惯纵容与艺术的熏染下长大。

一九六九年我上小学，那时候胆小、温顺却极富个性，很要强，学习成绩极好，被选为红小兵大队长。当时中国正值“文化革命”，学习没有出路。母亲为我找了老师开始